

郝溪熬茶

林涛

我懒得泡咖啡，却喜欢喝咖啡。

每次坐飞机，我一律点咖啡，点纯正原味，不加糖的。棕褐色的咖啡，像妈妈熬的浓茶，雾气缭绕中，轻啜一口，闭上眼睛，安静地享受那份清苦和焦香。

有一种饮品，比咖啡更提神，甚至让人亢奋，它有一个雅号——中国咖啡。你觉得新鲜吗？想知道答案吗？

我来告诉你：中国咖啡，郝溪熬茶！

我第一次喝熬茶，在郝溪瑶族乡宝瑶村古道客栈。一行十余人，围火塘而坐。柴火很旺，铁打的三脚架上，安放一个铁质老鼎罐的罐底，这便是熬茶的器皿。身着瑶服的女主人，站立灶旁，笑靥如花。她一边抓几把乌黑的茶叶，放入熬茶的器皿中，一边用铁勺均匀地翻炒。几分钟后，茶叶雾气弥漫，清香四溢。而后，女主人往茶叶中添加少许山泉水，快熬干的时候，再加水，如此反复熬煮。待屋内雾气蒸腾，客人们舌头生津时，女主人用火钳夹住一罐熬茶，依次倒入茶盘中圆形摆放的茶杯中。此前，女主人已征求过客人的意见，加糖或不加糖，了然于胸。传统熬茶，添加块状的红糖，以缓解浓茶的苦涩。倒好茶，把茶鼎重置火塘上，添上水，继续熬煮。女主人双手托盘，依次把熬茶递到客人胸前。站立一旁的几位瑶家妹子，和主人一道，深情款款，用瑶语唱起敬茶歌。客人的叫好声、嬉笑声，与歌声汇聚、缠绕、融合，挤满了农家小屋，然后，穿透小青瓦覆盖的屋顶，回响在瑶家山寨。

瑶家人待客极为真诚。熬茶时，女主人始终站立，哪怕客人喝一个通宵，女主人也心甘情愿站一个通宵，客人尽兴，是主人的面子与荣耀。

熬茶，也是对女主人智慧的考验。茶盘中茶杯的摆放位置，始终与客人的座位对应。客人如果换了位置，茶杯也随时更换位置，自始至终，不能搞错了客人的茶杯。

喝熬茶，有讲究。不论习惯还是不习惯，喝熬茶，至少先喝三杯，表示对主人的尊重。三杯过后，悉听尊便。

熬茶所用茶叶，是正宗的瑶山野生茶。鲜叶晾干后，至少三炒三揉，成品茶揉成鸡蛋般大小的茶团，装入竹编的茶叶



篓，置于火炕上烘干。然后，将茶叶挂在灶塘边的木壁上，一年四季，不离烟火。

熬茶，茶汤绵稠，宛如浓墨，因柴火熏烤，有浓郁的烟火气息。

第一次喝熬茶，我跟喝咖啡一样，不加糖，品它的本味。其色深于咖啡，其香胜于咖啡，其味苦于咖啡。喝了几小杯，移步堂屋，共进午餐。下午，又沿湘黔古道走了一大圈，对于熬茶提神之功效，并无多少体验。

第二次喝熬茶，在洞口县城的名岛酒店。宝瑶的熬茶文化传承人舒炉宝先生加盟该店，推出熬茶品鉴项目。上午10时许，几个文友就到齐了，满怀好奇之心，一起品味熬茶。边喝边聊，研磨时光。中餐干了几瓶白酒，余兴未尽，继续喝熬茶。下午6时多，才尽兴而归。当晚，我极度亢奋，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夜无眠。第二天，照样兴奋，直到凌晨3时多，才晕乎乎、迷迷糊糊睡过去。熬茶的后劲，比白酒更生猛，让我睡意全无，像打了鸡血。这回，我才真正感受到了熬茶的野性与泼辣，它宛如一位瑶家辣妹，惹毛了她，会让你着魔一般，灵魂出窍，找不着北。至此，我才领悟了“中国咖啡”这个名字的巧妙。与洋咖啡相比，熬茶的劲道更胜一筹。醒来后，我逐个打电话，问他们睡得可好？一致回答，熬茶歹毒，让人睡不着！

尔后，我学乖了，晚上喝熬茶，一定以三杯为限。为了让客人加深印象，我会怂恿那些初次喝熬茶的朋友，尽情地多喝几杯。第二天早上，幸灾乐祸，听各自倾吐失眠的感受。

从客人们脸上那种几分沮丧、几分惊

喜、几分期望的复杂表情中，我深信，他们从此记住了郝溪，记住了熬茶，记住了“中国咖啡”。

历史上，郝溪分为上五里和下五里。上下之间，风俗迥异：上五里喝熬茶，下五里讲神话。

宝瑶，曾是湘黔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由此往前数十里，便是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之地——洪江古商城。鼎盛时期，烟景繁华，往来客旅，如过江之鲫。宝瑶的瑶家人，与外界接触频繁，被汉化的速度快、程度高，因交流所需，慢慢地，便开发了独特的熬茶。

宝瑶曾经满目繁华，风月无边，素有“小洪江”之称。它紧邻湘西，交通便利，商贾如云，财货聚集，自古为匪患横行之地。宝瑶古寨，曾几度被湘西土匪付之一炬。断壁残垣，至今还矗立在风中，如诉如泣。

古寨中，有两棵“夫妻银杏树”，树龄高达1600余年，依然枝繁叶茂，昂然挺立，像两位时光老人，静观由熬茶演绎出的一幕幕历史风云。

瑶家人的茶，是熬出来的；瑶家人的日子，是熬过来的。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的岁月，瑶汉同胞一定会同舟共济，砥砺前行，将生活熬成茶，熬成糖，熬成蜜。

我爱上了熬茶。一个熬字，直抵人心，直抵未来，直抵岁月的深处。

（林涛，男，瑶族，洞口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洞口县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芙蓉》《散文诗》《湖南日报》等刊物。著有散文集《燕过洞庭》）

手写下的诗句落英缤纷。

我在去往秋天的路上，一辆马车辗过，溅起异乡的尘埃，斑斑驳驳的光线，连同我四季的心情，随着这秋天隐秘的波纹一起深陷。亲亲，不要迎风伤感，那些诗人垂给文字的眼泪，与我们无关。

亲亲，我的心境来自秋天内部，纯洁透明。一尘不染如湖般平静如佛般安详。心情和云彩，在秋天我要回忆一生。

有一天，大地卸去了最后一丝华丽，阳光不再温暖。寂寞的阳台，一把古老的躺椅，积满思想。

初冬的书页，落花满径。我在书页，或者朔风里，感受到了一些寒冷，一些废墟、一些枯草、甚至一棵树、一个人被裸露的寒冷。亲亲，一个冬天我都在渴望下雪。其实，雪，下或者不下，都与我们无关。

雪一场一场地来了，又一场一场地走了。风霜掠过了我的脸颊，雨雪漫上我的瞳孔，谁还记得，我曾经娇嫩的青春？

（许杰，男，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打水漂

（外二首）

水刃

小时候的游戏
到中年了
仍要选择
那些较为合适的片石

一河的水神
仍在忙着
随波逐流 捧高波浪
你仍可以
与它们保持着沉下去
再跃出来的 情谊

小小的浪花
是要远离诸岸的
尽量让起伏多些
那就是完成着的祭奠
存在的照耀

太阳梦

越来越多的金币
弯曲着夜空
弓紧了
大地上的灯火

银河之箭
流浪于
那圆缺的双眸

轮回的 十五
堆高冥火的香灰
渡船
泊 在一块月饼上

怀乡

在北去的列车上
家乡呵
你又灵光闪现
仿佛在同行共赴远方

这些年没能回去
不知父母的坟头
是否能够长满荒草
被放牧的牛和羊
它们没有对尸骨尊崇的认可
浸透的雨水
不懂回旋的余地

还好 岁月削平的坟头
毕竟消失在泥土之中
富饶的大地 被前行的列车
抛后了山川
就会迎来河流

找一块空地
专做我内心的忌典
（王忠军，笔名水刃，写诗、评诗作品散见于《诗刊》等）

四季随感

许杰

我坐在春天里，扶柳的春风细腻地拂过我的脸庞，一路追逐着蒲公英欢笑，宛若银铃。春阳暖暖地落在我的窗台上，那朵欲开半开的桃花上，花蕊纤细，花瓣晶莹。

我坐在春天里，感受着一蓬草的繁盛，一株花的灿烂，一汪春水的倒影，或许，还有莫名的感谢与等待。一片阳光，正柔柔地落在我的心坎上。宁静是这个春天的主色调。我在暖暖的春天里，向往着一种宁静与安详。

季节的交替，似乎都与雨中有关。一帘微雨，轻巧地笼罩了那些远山近水，亭台楼阁，小巷人家。屋檐下的雨点，滴滴答答，在地上溅起无数朵水花，仿佛是盛开的

花朵。绿叶在雨中婆娑，清香随风轻舞。

一场淋漓的雨后，夏天是如此地干净，而且平淡，甚至于虚幻，有如我们的爱情。

阳光径直而入，挤满我的屋子。风从榕树下吹过，亲亲，我在盈盈的风里，闻到了槐花的清香，闻到了太阳的味道，我闻到了你的味道。亲亲，这味道宛如一盅陈年老酒，我醉倒在这夏天阳光美美的午后，花朵泼墨在小桥两旁，一条河流在燃烧。亲亲，你的身影，是这风吹过的夏天最独特的风景。

一阵秋风，菊花说开就开了。天深刻的蓝，原野透彻地苍茫。在秋天到来之前，我已抖落一身的叶片。

我走在秋天的路上，蛩音轻响，连这个季节充满幻想。雏菊和各色野花纷纷开放，秋天的诗是被秋风吹出来的，我随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287029106

遗失声明

邵东代办处

▲ 廖莉群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号:210430521000908，特声明作废。